



鲁迅作品 教学难点试析

薛绥之 柳尚彭

0.97

LUXUN ZUOPIN JIAOXUE NANDIAN SHIXI

鲁迅作品教学难点试析

薛绥之 柳尚彭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31,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0 本

统一书号: 7150·2491 定价: 0.38 元

目 录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
《风筝》	14
《社戏》	21
《一件小事》	25
《故乡》	36
《论雷峰塔的倒掉》	42
《孔乙己》	50
《藤野先生》	59
《“友邦惊诧”论》	73
《雪》	77
《纪念刘和珍君》	82
《药》	100
《拿来主义》	110
《祝福》	118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34
《为了忘却的纪念》	138
《阿Q 正传》节选	156
《狂人日记》	165
《呐喊·自序》	178
后记	187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百草园，在成年人看来，在过了二、三十年后的作者看来，也不过是几畦菜地，一堵泥墙根，几棵树夹杂着一些野草，稀松平常；然而在作者的记忆上——儿童时代的感受却是美好的，有很深的印象。百草园曾给童年的鲁迅以生活的乐趣，使他这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的孩子，能于读书之余获得一些生活知识，自由自在地嬉戏。文章以儿童的感受，从春夏秋三季的自然景色到冬天雪地上的捕鸟活动，从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动物，到各种树木和野草，用许多生动有趣的细节描述，构成一幅生趣盎然的画面（长妈妈讲述美女蛇的故事，又给画面添上一笔奇丽的色彩），从而说明百草园确实是当时“我的乐园”。

三味书屋，是当时“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然而却不是童年鲁迅所愿意去的地方。文章以“对着那扁和鹿行礼”开始，算是受了一次封建主义的入塾教育，接着便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作了具体的叙述，揭示了一个阻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典型的私塾生活。在百草园的对照之下，三味书屋显然成了束缚儿童心灵的“牢笼”。

文章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两部分是紧密相联的，但有主从之分；“乐园”与“牢笼”相互映衬，目的在于说明封建教

育对儿童的毒害。为此，不可将文章的前半部分记叙百草园的欢乐生活，与后半部分表现封建私塾的枯燥生活分离开来评述。这样，是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不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的是鲁迅的童年生活，为使“旧来的意味留存”下来，保持原有的色彩，鲁迅在谈到当时的见闻和感想时，总是根据儿童的心理，用儿童的口气来描述，这就赋予文章中的“我”以天真活泼的形象，使读者也跟着回到了童年时期，觉得生动具体真实亲切。例如叙述将要被送进三味书屋的一段：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复盆子们和木莲们！……

字里行间洋溢着儿童的天真的想法和生活情趣，一个不乐意进三味书屋读书的儿童兀立在我们面前了。

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在鲁迅的记忆上都留下了痕迹。百草园内，无拘无束，可以蹲在地上听油蛉的低唱，听蟋蟀的弹琴，也可以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或去拔何首乌、去摘复盆子；在三味书屋内，只能坐着“读书”、“习字”，间或能够背着先生偷空玩一会儿。在百草园内可以获得教科书上所没有的关于动植物的知识；在三味书屋内只能啃些自己根本不懂得的书。在百草园内能够跟闰土的父亲学到书塾先生所不会的捕鸟技术；在三味书屋内有了疑问也会引起老师的满脸怒色。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把两者一对照，用百草园生活的欢乐有趣来

反衬三味书屋生活的枯燥无味，这样，童年鲁迅喜欢什么，不满什么；留恋什么，厌恶什么，也就一目了然，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在其中得到体现。

二、“旧事”为什么要“重提”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朝花夕拾》中的第六篇，发表时的副题是《旧事重提之六》，是鲁迅从北京来到厦门后写的第一篇“旧事重提”（《旧事重提》编辑出版时，改名为《朝花夕拾》）。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对“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的鲁迅来说，以自己记忆中的往事为题材，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他是带了愤懑之情来写作的，他说：“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故事新编·序言》）。所以虽然是回忆性文章，但是选材仍然是严格的，富有现实意义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两地书·一〇二》）。这里的“休息”和“准备”，就是说要在战斗的间隙中，仔细地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认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及时地总结战斗的经验，而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厦门和广州》）。如果说《野草》着重于主观世界的改造——对鲁迅自己的思想进行毫不留情的解剖，那么，《朝花夕拾》则着重于客观战斗经历的回顾，以坚定革命信念，而这就是“旧事”要“重提”的意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及《藤野先生》等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文章。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其

时鲁迅到厦门才两星期，厦门大学尚未开学，学校内部一些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鲁迅对厦门的社会和学校的腐败情况还不很熟悉，因此，本文的写作，是鲁迅在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和清理自己思想的过程中，有感于北洋军阀政府勒令全国学生读经、戕害青少年、反动文人提倡尊孔复古甚嚣尘上的情况，才“从记忆中抄出”这一段生活，批判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私塾教育对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毒害，表达了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憎恶，从而启发人们去认识当时的所谓尊孔读经活动。有人据《朝花夕拾·小引》中所说的“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认为本文是在受到“现代评论派”胡适之、陈西滢的信徒排挤之后，针对厦门大学的尊孔复古活动而发的。这是不确切的。其实，鲁迅写这篇文章时，还住在厦大生物馆的三楼，当时他只觉得“现代评论派”的信徒麇集厦大，“将来也许会兴风作浪”（《两地书·四十二》），十多天后才觉察到他们“已经开始排斥我”（《两地书·四十八》），至于说“《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两地书·五十六》），以及“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两地书·六十》）都是后一些时候的看法。

三、书塾中的老先生

三味书屋里的老先生，是个深受孔孟之道毒害的“迂夫子”，一个古板、鲠直、“渊博的宿儒”。他忠实地维护封建教育制度，严格地按照封建传统的教育办法来管教学生，从早至晚，要学生读书，习字，对课，一丝不苟，毫不放松，致使“三味书屋”成为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所以在儿童时代的鲁迅看

来，进了三味书屋就失去了自由，不象在叔祖玉田书塾中读书那样可以常去百草园。书塾先生根本不懂得儿童的心理特点；儿童也无视于先生的“规章制度”。学生趁先生不注意，可以溜到后面小园里去“寻蝉蜕”，或是“捉了苍蝇喂蚂蚁”；在先生读书入神时，学生可以“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或是用“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画儿。这些叙述是对这位严厉的先生的一套传统的封建专制的教育方法的讽刺，同时也显示出当时儿童们对私塾教育的不满和反抗。

鲁迅于一八九二年二月入三味书屋时，已清朝末年。鲁迅说过，这个时期“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三味书屋的私塾生活是当时社会现象的“缩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原来也是从封建传统教育下出来的私塾先生，又怎能例外地不去宣讲孔孟之道，不恪守封建教育制度呢？私塾先生是封建教育的宣扬者，同时又是封建教育的受害者。鲁迅对先生是尊敬的，因为“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所以文章中对先生虽然有所讽刺和批判，但所用的笔调是比较风趣幽默，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决不象有的文章所说的“在鲁迅笔下，‘先生’是一个被批判、讽刺的可憎而又可笑的反面人物”，或者说他“满身散发着儒家教育思想的臭气”，是一个体现孔孟之道的、不学无术的典型腐儒！这些看法，都不符合作家写作本文的原意的。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先生身受封建教育的毒害而又用以毒害后一代的事实来揭露封建教育的阶级内容和它的罪恶实质，并不是把先生作为批判对象。

四、美女蛇的故事

在回忆百草园生活中，还生动地记录了长妈妈讲的美女蛇的故事，以及她对这故事的思想认识。鲁迅还特地写了一段感想和议论：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

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由此可见，关于美女蛇故事的叙述不是信手拈来之笔，是有其深刻意义的。

长妈妈讲美女蛇的故事，是从百草园里传说有赤练蛇引出来的，成为与百草园活动相联系的一个部分。童年鲁迅在摘果拔藤捉虫捕鸟之外，能听到一些有趣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儿童的乐趣不言自明，对比之下，三味书屋的生活就更索然无味。同时，从丰富儿童的知识，满足儿童的求知欲望的角度看，学识“毕竟不渊博”的长妈妈和“博学”的私塾先生相比，先生不回答“怪哉”虫的问题就显得突出，童年时代的鲁迅对私塾教育的疑惑、不满之情，也就跃然纸上。由此可见，忠实地记录美女蛇的故事是为主题思想的表达增添了艺术力量，所以不能说把美女蛇的故事这段叙述删去，在主题思想的表达和文章结构上并不怎样影响到全文。

美女蛇的故事是有迷信的成分，但也含有妖精会装扮成美女以噬人这样的深刻寓意。当时的“我觉得做人之险”就是从美女蛇的故事中得到的启发，但是童年的鲁迅并不能够深刻地理解故事的真正寓意，因而只是天真地怕见到墙头上的

美女蛇，怕在草丛旁遇到赤练蛇，“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以为就可解脱“做人之险”了。可见儿童时期对美女蛇故事的认识是混杂着迷信的成分。经过二、三十年的战斗，鲁迅深深感到“做人之险”是在于不能识别阴险凶恶的敌人，容易为他们表面的一套所迷惑。为了突出美女蛇故事的深刻寓意（发挥故事的积极作用），改正儿童时期的看法（清除故事的消极影响），文章着重议论了故事中的迷信成分。“直到现在”，从未得到飞蜈蚣，也未见到美女蛇和赤练蛇（可见传说百草园中有赤练蛇是吓唬小孩的，是封建家庭管教儿童的一种手段），说明它们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虽然承接上面“结末的教训”，批判长妈妈的迷信思想，但也含有讽刺现实的意思。在现实斗争中，鲁迅是不止一次地遇上了形形色色的人，受到他们的诬陷和攻击，这些人当然都不是“人首蛇身的怪物”，但却更毒辣，更卑劣，更阴险，需要认真对付。这里肯定“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是“常有的”，而说“都不是美女蛇”，其含意就在此。所以不能说仅仅是“在批判这个迷信的故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有人认为这里是“捎带刺了一下时刻想吃他的肉的‘美女蛇’——‘现代评论’派”。这样太实，也难以自圆其说。“现代评论”派迫害鲁迅多年，称不上“陌生声音”，而且“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指的是常出现一些新的敌手，反映斗争的艰巨和复杂，并不单指某一派人。从文章的本意来看，是没有必要这样去刻意求实的。

五、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学习生活

鲁迅七岁进新台门（本宅）私塾读书，由叔祖玉田开蒙，根据祖父介孚的意见读的是《鉴略》。后来，读了《论语》，课余翻

阅了许多旧书,如《花镜》、《山海经》等。十一岁改进叔祖子京所设的私塾,仍在新台门,读了《孟子》。十二岁进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老师学习。

寿镜吾(1849——1929年),名怀鉴,是绍兴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二十岁中了秀才后,就没有再去参加考试,一直在三味书屋设馆教书。他生活在黑暗腐朽的社会中,看不惯清政府的贪官污吏,对帝国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他终身不买“洋”货,并坚决反对儿子去参加考试。次子寿洙邻逃出去应考,考中后做了东北的一个知县,差人送银子给他使用,他原封不动退了回去,并当差人之面骂儿子是“畜生,不听话”。他在为别人撰写发起组织诗社的序文中说:“今日者,四境虎眈,中原龙战,纵使才堪经世,莫假斧柯;心切济川,奚资舟楫。抱感慨悲歌之意,于风云缭绕之时,能不发思古之幽情,效长言而永叹!”流露出忧国忧民和有志难酬的忧愤。

寿镜吾为人公正,工作认真,生活简朴。鲁迅祖父因事入狱,全家遭到亲戚朋友的白眼,他却同情他们,关怀鲁迅。鲁迅父亲周伯宜病重,需要“三年以上的陈仓米”配药,正在为难之际,他主动去寻找并亲自背来。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如有学生三两天未来读书,他就去家访,问明原因。他不吸烟,不讲究穿着,家中也不雇佣人,自己常常躲着人做些家务。

寿镜吾给少年鲁迅以很大的教育,他是鲁迅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鲁迅在南京、日本学习时回绍兴来都要去拜望寿老师。一九〇六年夏天,鲁迅因事回国,在家只住了四天,也专程探望寿老师。在北京工作期间,常有书信往来,每次回家探亲时也不忘记看望寿老师,两人见面“一谈就是半天”,师生间的情谊是深厚的。

三味书屋原名“三余书屋”。是寿镜吾的父亲寿韵樵改的。

“三味”，据寿镜吾的次子寿洙邻说：“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饌，诸子百家味如醢醢(xīhǎi 即醋和酱——笔者)”。 “三味书屋”匾额之下是一幅画着古树和梅花鹿的画，匾额两旁，原有一副对联：“屋小似船”，“人淡如菊”（此联解放前已遗失）。书屋中两旁的柱子上还有一幅对联：“至乐无声唯孝弟，太羹（指肉汁——笔者）有味是诗书”。正中的八仙桌是寿先生坐的，学生的书桌放于四周，鲁迅的座位是在东北墙下。

当时，和鲁迅同时受业于寿镜吾的有十一位同学。鲁迅在文章中说到的自己用“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写的画儿，“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个有钱的同窗叫章祥耀。章在解放后谈起时还依稀记得这件事。章离开三味书屋后曾去钱庄学生意，然后才继承“父业”，当“店主”的。

鲁迅在三味书屋六七年，读完了《五经》（《四书》在进三味书屋前已读完了）之后，又读了《周礼》、《仪礼》和《尔雅》，比当时一般学生读得多些。此后，就是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准备赴考。由于寿镜吾不喜科举和八股文，乃由寿洙邻代教。但是鲁迅也并不喜欢，寿洙邻说：“鲁迅并不喜欢八股，以为此等描头画角不能启发心灵。”

鲁迅进三味书屋前，已看了些家里收藏的旧书，进三味书屋以后，他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阅读的范围渐广。他看过《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镜花缘》、《聊斋志异》等小说，弹词《义妖传》以及《尔雅音图》、《于越先贤象传》等书，他还读过野史和笔记，如《立斋闲录》、《南烬纪闻》以及《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玉芝堂谈荟》等。此外，还读了《唐诗叩弹集》、《文史通义》、《癸巳类稿》、《经策统纂》等书。鲁迅还

买了不少“杂类书”阅读，如《阅微草堂笔记》、《容斋随笔》、《淞隐漫录》、《板桥全集》、《酉阳杂俎》、《辍耕录》、《池北偶谈》、《古诗源》、《古文苑》、《六朝文絮》、《六朝事迹类编》等书。鲁迅爱读的是这些“闲书”，所受的影响也较大，正如鲁迅后来所说的“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写在“坟”后面》）。

三味书屋教的不是统一的课本，所以有人读《论语》，有人读《幼学琼林》；有读《周易》的，也有读《尚书》的：这些都是过去私塾中常读的课本，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这一段文字虽不一定是指三味书屋，但却是对封建私塾教育的批判。

寿镜吾经常阅读的是《唐诗》和《十七史论赞》。文章曾对他的读书作了细致的描写：“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喏。”先生是大声地朗读，“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这段文字出自清末刘翰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岗赋》一文，收在江阴南菁书院编辑出版的《清嘉集初编》。文章是写李克用攻克邢州，在三垂岗设宴庆贺，其中有一段话：“座上酒龙，膝前人骥，磊块堪浇，箕裘可寄。目空十国群雄，心念廿年后事。玉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金叵罗倾倒淋漓，千杯未醉。无端长啸，刘元海同此丰神；未敢明言，周文王已先位置。”赋

中文字和文章中所引的有两字不同，可能是鲁迅误记。

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学习生活，还有几件可记的事：

他曾制作了一张书签，中间直书“读书三到：心到，口到，眼到”十个字，夹在书页里，读书时，读一遍书，自上而下抽盖一个字。这个办法同学们都很赞赏，大家都仿效起来。

鲁迅读书是很用心的，当然有时也要玩玩，但是有的同学整天只想玩，并且常常背着老师拉别人一起玩，鲁迅为防止同学影响自己的学习，就在书桌的左上角贴了一张三寸长二寸阔的红纸条，纸条上写着：“君子自重”四个字。

鲁迅在读书时，还要帮助家中做些事，特别是为父亲的病经常上当舖跑药店，有一次因多做了些家务，读书迟到了，受到寿老师责备。他就在书桌的右下角用小刀刻了个“早”字，用以鞭策自己。此后，他就再没有迟到过一次。

鲁迅对封建教育制度是不满的。他曾说过：“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但是，他后来在《南腔北调集·题记》中曾风趣地说过他的私塾生活：“……《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

六、几句古文的讲解

①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引自《论语·述而》。这句应读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仁很遥远吗？我想得到仁，这仁就到来

了。”

② “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

引自《幼学琼林·身体》。原文本是“笑人齿缺，胡为狗窦大开”。这里引文应读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意思是：“嘲笑人家牙齿缺了，说是象狗洞大开着。”

③ “上九潜龙勿用”

引自《周易·乾卦》，原文是“初九，潜龙勿用”。《周易》是一部关于卜筮的书，全书有六十四卦，乾卦是第一卦。每卦包括六爻(yáo)，次序由下而上，开始一爻在最下面，称“初”，中间为二、三、四、五，最上面一爻称“上”。每爻都有爻辞，“初九”为乾卦第一爻，爻辞为“潜龙勿用”。而“上九”是乾卦最后一爻，爻辞为“亢龙有悔”。龙在古代被目为神物，象征统治者；初九，是乾卦最下面的一爻，乾为“阳”，初九含有阳气开始发动之意。因而“潜龙勿用”的意思是：在阳气开始发动之时，“潜伏在水下面的龙，什么事都不要干”，要积蓄力量，不要盲目行动，注意防范，以免受害。

④ “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

摘自《尚书·禹贡》。原文是“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厥包橘柚……”《禹贡》是禹制九州贡法，讲的是当时各地的土地、物产和赋税等级。土地和赋税都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的意思是：“那里的土地低洼潮湿。那里的田地是下下（末等）。那里的赋税是下上（七等），间或得向上提一等（中下一六等）。”文章中，学生念书时将“赋”换成了“土”，变成“厥土下上上错”，意思与原文相去较远，赋税等级变成了土地等级。后面进贡的东西也被念成只进贡茅草以及橘柚之类的水果，与

原文也有出入。文章中摘录的句子可读作“厥土：下上，上错。厥贡：包茅，橘柚。”

以上学生念的几句古文，多有乖错，这不是作者误记，而是“有意为之”的，说明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毫不理解，不感兴趣；所以读书时有口无心，难免漏字，添字，甚至瞎念一通。这种情况说明了三味书屋教学内容的芜杂，有的课文较深奥，有的课文不够健康，不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学生难以接受；在教学方法上，不求学生理解课文，而是把“读书”当作管束学生的手段，强制学生读书，以听见琅琅书声为满足。为此，在讲解这些古文时不要将错就错，望文生义，强作“通”解，而应说明学生读书的错乱情况与原因，分析私塾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从而加深同学对文章主题的理解。

《风 箏》

一、《野草》和《风筝》

《风筝》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十二期，副题为《野草之九》。

《野草》是鲁迅的散文诗集，共收作品二十三篇，第一篇《秋夜》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最末一篇《一觉》写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这些作品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一九二七年四月，鲁迅在广州编成集子，并于二十六日深夜写了《题辞》。

《野草》中的二十三篇作品，均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其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正在不断深入和向前发展，鲁迅相信革命必将取得胜利，但在革命斗争中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工农群众是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现象，所以在和敌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的同时，不免有一种寂寞、孤独、彷徨、苦闷的情绪。这是鲁迅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向着新的思想高度跃进时的思想矛盾。鲁迅的这种矛盾心情，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所写的《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等十一篇小说中有所表现，但是，比较集中的是反映在这二十三篇散文诗中。

《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等作品，忠实地记录了鲁